

10万旅客才送走6.5万,春运 办急调 80 辆车顶班

天气预报说明后天仍有雨雪,趁着昨天天气好,十万旅客涌向汽车站,希望能赶快踏上回家的路。

记者了解到,全市公路发送旅客 6.5 万人次,比前天翻了近一倍。不过,仍有近千班次停开,数万名旅客滞留南京无法回家。从清晨 6 点起,客运量最大的中央门车站的广场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。为此,南京市春运办昨晚急调 80 辆报停车上路顶班。

急! 合肥方向还是走不了

“合肥的车今天什么时候能开?”昨天,中央门汽车站里问讯台前,十个旅客中有八个在问这个问题,然而一直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:“对不起,今天还是开不了。快去退票或者改签吧。”

黄先生一脸失望地告诉记者,他早上从镇江宝华打车赶来,就是看天气好转,想趁这两

天赶紧回家,没想到还是走不了。“售票处说,明天去合肥的票也不卖。天气预报说南京明晚又下雪,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站外有去合肥的黑车,站内五六十元,黑车开价到 200 元,还不肯还价。黄先生不原坐黑车,怕不安全;又跑去问了一辆出租车,结果对方开价两千!那表情还不太乐意去。



昨天,中央长途客运站前广场上挤满了旅客,大批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人流。

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挤! 车准点,旅客却进不来

为了控制站内客流,昨天中午依然实行限时进入,只有持 40 分钟内发车票的人才能进入。不过,拥挤的人群已经塞满了整个广场,也堵住了进站口。有票的旅客,想从外面挤到候车室,也是一场非常艰巨的战斗。

“早上 6 点,我就到车站了。刚刚才挤进来。”上午 9 点半,去河南的邵小姐满头是汗,心有余悸地说,她要坐的那班车原本是 8 点 15 分开,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,没想到压根进不来,到处都是黑压压

的人,她和同伴拼命朝里挤,结果 1 小时以后发现,自己在人潮中被推来推去,最后又给从广场另一头挤了出来。

同伴拉着她,绕到旁边的门想进去,拿出车票跟人解释了半天,还是行不通。只好再回到正门,继续加入挤的大军。后来增加了不少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,又拉起警戒线,才算好一点。9 点多,邵小姐终于冲进候车室。再一看,也着急了,自己要坐的那班车,还没来呢。

原本可以准点发车的,也同样走不了。

记者暗访

黑车有多狂

黄牛云集车站外拉客

时间:前天中午 12 点多
地点:中央门车站广场

前天中午 12 点多,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外人头攒动,站前广场上挤满了等待进站购票的旅客,就连广场东侧的非机动车道上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

“到哪里去的?”“你看看这票多难买啊,坐我们加班车好吗?”“站内没车,我的车上就走了,你别在这里排队傻等了。”记者发现,只要有人提着行李靠近站前广场,立即就有多位男女围了上去,有的甚至钻到排队的队伍中劝旅客不要排队了。见一位小伙子答话要到徐州,顿时两个中年女子抢着拉他往建宁路上走:“我们就在对面。”

“快走,车就在前面,你们后面跟上,不要掉队了。”前天下午 2 点,在建宁路上,一位女黄牛将一根约 1 米长的破竹竿举起,后面跟着 10 多位拎着大包小包的回民向西走,女黄牛还不时回头大喊:“有人掉队,许多路人看到很是惊讶,有的甚至笑了起来。

“合肥,马鞍山走了”、“连云港、淮安走了”、“泗洪、徐州、宿迁走了”,在中央门立交桥下,喊着这些地名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慢车道上、绿岛上和立交桥柱上悬靠着许多徐州、连云港等地名的招牌。有的人还把牌子高举起来大声叫喊,“到连云港 100”,“到宿迁、徐州 160”。

黑车还能停进公交场站带客

时间:前天中午 12 点多
地点:雅高公交公司游 5 路始发站

“到徐州,还是泗洪、宿迁?”前天中午 12 点多,当记者刚走出地铁南京站,一女子就紧跟记者询问到哪里。记者称到徐州,她当即追着问。而且还有多个黄牛举着牌子站在路边叫喊,见有人要坐开往南通的客车,便将人带往南京商厦前的停车场。

记者发现停车场上停着多辆客车正在上客,一辆大客车前放置着“南通”的牌子正好遮住了车牌号,该车已坐满了旅客,一位男子却还堵在车门内欲上车的多位民工。记者想记下

罕见的雪灾影响了车站正常运转,也让数以万计旅客遭遇回家难的问题。但这一切却让黄牛、黑车主喜笑颜开,他们云集在汽车站、火车站外大肆揽客,狂发“雪财”。记者暗访时,一黑车主称:“生意从来没有这么好过,我一辆车一天就赚了近两万元。”

黑车有多黑

黄牛云集车站外拉客

记者发现一位中年女子跑得特别勤,10 多分钟揽走了三四名旅客,但她是一会儿又喊“盱眙、泗洪、宿迁、徐州”。有个旅客称不是到苏北而是到合肥,她竟然也声称自己有合肥车,“走不走?合肥还剩两个座位,再晚你今天就走不成了。”听她这么一说,那位乘客慌忙跟她走了,连价格都没问。

一位自称姓朱的女黄牛称,他们全指望春运期间赚大钱了,“我昨天赚得少,才 600 多元,不少人赚了 1000 多元。”

随后,女黄牛将记者带到了位于火车站西面的雅高公交公司游 5 路始发站停车场,记者发现场内停有 4 辆宿迁和浙江牌照的黑车。

公交车站怎么会停给黑车?记者来到停车场治安值班室,假称自己想将客车停进来,值班员说不可以。为何别的黑车可以停在里面?

值班员说:“他们是交了费的。”记者也要交费时,他称这事有别人管,但现在负责的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“快走,车就在前面,你们后面跟上,不要掉队了。”前天下午 2 点,在建宁路上,一位女黄牛将一根约 1 米长的破竹竿举起,后面跟着 10 多位拎着大包小包的回民向西走,女黄牛还不时回头大喊:“有人掉队,许多路人看到很是惊讶,有的甚至笑了起来。

“合肥,马鞍山走了”、“连云港、淮安走了”、“泗洪、徐州、宿迁走了”,在中央门立交桥下,喊着这些地名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慢车道上、绿岛上和立交桥柱上悬靠着许多徐州、连云港等地名的招牌。有的人还把牌子高举起来大声叫喊,“到连云港 100”,“到宿迁、徐州 160”。

黑车竟有“投诉电话”

时间:前天下午 4 点多
地点:南京商厦前广场

“到徐州,还是泗洪、宿迁?”前天下午 4 点多,当记者刚走出地铁南京站,一女子就紧跟记者询问到哪里。记者称到徐州,她当即追着问。而且还有多个黄牛举着牌子站在路边叫喊,见有人要坐开往南通的客车,便将人带往南京商厦前的停车场。

记者发现停车场上停着多辆客车正在上客,一辆大客车前放置着“南通”的牌子正好遮住了车牌号,该车已坐满了旅客,一位男子却还堵在车门内欲上车的多位民工。记者想记下

怕乘客跟丢,黄牛举着竹竿带队

时间:前天下午 2 点
地点:建宁路

“唉,买不到车票,只好坐你们车了,但价格不能不少一点!”在站前广场,有黄牛拉到旅客后,便拽着旅客往立交桥下走,并称自己的车老板在那里,“你在那里

张,“再这样下去,就可能出现最终没车可发的局面……”根据紧急会议的决定,初步安排了 80 辆报停车辆加入春运,其中 40 辆分配给长途东站,运送往三泰方向的旅客,另 40 辆分配给中央门车站,运送往合肥方向的旅客。

记者发现停车场上停着

记者称票价太贵,比车站高多了,女黄牛却说,站里到徐州票价是 96 元,他们原来只收 50 元,现在春运了人多又赶上大雪,票价自然贵了起来。“昨天到宿迁,徐州,都是每人 300 元,站里不敢发车,我们都是给车装防滑链从小路跑的,也不容易啊。”

随后,女黄牛将记者带到了位于火车站西面的雅高公交公司游 5 路始发站停车场,记者发现场内停有 4 辆宿迁和浙江牌照的黑车。

公交车站怎么会停给黑车?记者来到停车场治安值班室,假称自己想将客车停进来,值班员说不可以。为何别的黑车可以停在里面?

值班员说:“他们是交了费的。”记者也要交费时,他称这事有别人管,但现在负责的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“快走,车就在前面,你们后面跟上,不要掉队了。”前天下午 2 点,在建宁路上,一位女黄牛将一根约 1 米长的破竹竿举起,后面跟着 10 多位拎着大包小包的回民向西走,女黄牛还不时回头大喊:“有人掉队,许多路人看到很是惊讶,有的甚至笑了起来。

“合肥,马鞍山走了”、“连云港、淮安走了”、“泗洪、徐州、宿迁走了”,在中央门立交桥下,喊着这些地名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慢车道上、绿岛上和立交桥柱上悬靠着许多徐州、连云港等地名的招牌。有的人还把牌子高举起来大声叫喊,“到连云港 100”,“到宿迁、徐州 160”。

黑车竟有“投诉电话”

时间:前天下午 4 点多
地点:南京商厦前广场

“到徐州,还是泗洪、宿迁?”前天下午 4 点多,当记者刚走出地铁南京站,一女子就紧跟记者询问到哪里。记者称到徐州,她当即追着问。而且还有多个黄牛举着牌子站在路边叫喊,见有人要坐开往南通的客车,便将人带往南京商厦前的停车场。

记者发现停车场上停着多辆客车正在上客,一辆大客车前放置着“南通”的牌子正好遮住了车牌号,该车已坐满了旅客,一位男子却还堵在车门内欲上车的多位民工。记者想记下

怕乘客跟丢,黄牛举着竹竿带队

时间:前天下午 2 点
地点:建宁路

“唉,买不到车票,只好坐你们车了,但价格不能不少一点!”在站前广场,有黄牛拉到旅客后,便拽着旅客往立交桥下走,并称自己的车老板在那里,“你在那里

张,“再这样下去,就可能出现最终没车可发的局面……”根据紧急会议的决定,初步安排了 80 辆报停车辆加入春运,其中 40 辆分配给长途东站,运送往三泰方向的旅客,另 40 辆分配给中央门车站,运送往合肥方向的旅客。

记者发现停车场上停着

“黑车”站外疯狂揽客,一天赚两万

黑车有多狂

黄牛云集车站外拉客

记者发现一位中年女子跑得特别勤,10 多分钟揽走了三四名旅客,但她是一会儿又喊“盱眙、泗洪、宿迁、徐州”。有个旅客称不是到苏北而是到合肥,她竟然也声称自己有合肥车,“走不走?合肥还剩两个座位,再晚你今天就走不成了。”听她这么一说,那位乘客慌忙跟她走了,连价格都没问。

一位自称姓朱的女黄牛称,他们全指望春运期间赚大钱了,“我昨天赚得少,才 600 多元,不少人赚了 1000 多元。”

随后,女黄牛将记者带到了位于火车站西面的雅高公交公司游 5 路始发站停车场,记者发现场内停有 4 辆宿迁和浙江牌照的黑车。

公交车站怎么会停给黑车?记者来到停车场治安值班室,假称自己想将客车停进来,值班员说不可以。为何别的黑车可以停在里面?

值班员说:“他们是交了费的。”记者也要交费时,他称这事有别人管,但现在负责的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“快走,车就在前面,你们后面跟上,不要掉队了。”前天下午 2 点,在建宁路上,一位女黄牛将一根约 1 米长的破竹竿举起,后面跟着 10 多位拎着大包小包的回民向西走,女黄牛还不时回头大喊:“有人掉队,许多路人看到很是惊讶,有的甚至笑了起来。

“合肥,马鞍山走了”、“连云港、淮安走了”、“泗洪、徐州、宿迁走了”,在中央门立交桥下,喊着这些地名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慢车道上、绿岛上和立交桥柱上悬靠着许多徐州、连云港等地名的招牌。有的人还把牌子高举起来大声叫喊,“到连云港 100”,“到宿迁、徐州 160”。

黑车竟有“投诉电话”

时间:前天下午 4 点多
地点:南京商厦前广场

“到徐州,还是泗洪、宿迁?”前天下午 4 点多,当记者刚走出地铁南京站,一女子就紧跟记者询问到哪里。记者称到徐州,她当即追着问。而且还有多个黄牛举着牌子站在路边叫喊,见有人要坐开往南通的客车,便将人带往南京商厦前的停车场。

记者发现停车场上停着多辆客车正在上客,一辆大客车前放置着“南通”的牌子正好遮住了车牌号,该车已坐满了旅客,一位男子却还堵在车门内欲上车的多位民工。记者想记下

怕乘客跟丢,黄牛举着竹竿带队

时间:前天下午 2 点
地点:建宁路

“唉,买不到车票,只好坐你们车了,但价格不能不少一点!”在站前广场,有黄牛拉到旅客后,便拽着旅客往立交桥下走,并称自己的车老板在那里,“你在那里

张,“再这样下去,就可能出现最终没车可发的局面……”根据紧急会议的决定,初步安排了 80 辆报停车辆加入春运,其中 40 辆分配给长途东站,运送往三泰方向的旅客,另 40 辆分配给中央门车站,运送往合肥方向的旅客。

记者发现停车场上停着

黑车有多黑

黄牛云集车站外拉客

记者发现一位中年女子跑得特别勤,10 多分钟揽走了三四名旅客,但她是一会儿又喊“盱眙、泗洪、宿迁、徐州”。有个旅客称不是到苏北而是到合肥,她竟然也声称自己有合肥车,“走不走?合肥还剩两个座位,再晚你今天就走不成了。”听她这么一说,那位乘客慌忙跟她走了,连价格都没问。

一位自称姓朱的女黄牛称,他们全指望春运期间赚大钱了,“我昨天赚得少,才 600 多元,不少人赚了 1000 多元。”

随后,女黄牛将记者带到了位于火车站西面的雅高公交公司游 5 路始发站停车场,记者发现场内停有 4 辆宿迁和浙江牌照的黑车。

公交车站怎么会停给黑车?记者来到停车场治安值班室,假称自己想将客车停进来,值班员说不可以。为何别的黑车可以停在里面?

值班员说:“他们是交了费的。”记者也要交费时,他称这事有别人管,但现在负责的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“快走,车就在前面,你们后面跟上,不要掉队了。”前天下午 2 点,在建宁路上,一位女黄牛将一根约 1 米长的破竹竿举起,后面跟着 10 多位拎着大包小包的回民向西走,女黄牛还不时回头大喊:“有人掉队,许多路人看到很是惊讶,有的甚至笑了起来。”

“合肥,马鞍山走了”、“连云港、淮安走了”、“泗洪、徐州、宿迁走了”,在中央门立交桥下,喊着这些地名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慢车道上、绿岛上和立交桥柱上悬靠着许多徐州、连云港等地名的招牌。有的人还把牌子高举起来大声叫喊,“到连云港 100”,“到宿迁、徐州 160”。

黑车竟有“投诉电话”

时间:前天下午 4 点多
地点:南京商厦前广场

“到徐州,还是泗洪、宿迁?”前天下午 4 点多,当记者刚走出地铁南京站,一女子就紧跟记者询问到哪里。记者称到徐州,她当即追着问。而且还有多个黄牛举着牌子站在路边叫喊,见有人要坐开往南通的客车,便将人带往南京商厦前的停车场。

记者发现停车场上停着多辆客车正在上客,一辆大客车前放置着“南通”的牌子正好遮住了车牌号,该车已坐满了旅客,一位男子却还堵在车门内欲上车的多位民工。记者想记下